



讀禮通考卷二十五

喪期

心喪

心喪學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  
 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為斬衰齊衰之首二  
 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日夫婦有別故夫妻之  
 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  
 獨見於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吊服加麻也其服素弁  
 環絰疑衰布裳既葬除之至於師弟則尤重矣察貞  
 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亞於君親矣乃并不列  
 於五倫何歟說者以為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

改  
 低四字寫



讀禮通考卷二十五

喪期

心喪

徐乾學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為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日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於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吊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疑衰布裳既葬除之至於師弟則尤重矣察貞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亞於君親矣乃并不列於五倫何歟說者以為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

改  
低

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  
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  
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曰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  
歟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  
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  
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經必素弁矣必疑衰  
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為師之  
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為師心喪三年如  
事父為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  
為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擢焉鄉塾  
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亦曰師若友之族則  
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偽乎心喪者生乎心者

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為舉  
主故更為舊君治民為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  
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註心喪感容如父而無服○疏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

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則與君親同無犯則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

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于古蓋先王之變禮歟  
馬蹄孟曰為師心喪雖有哀戚之情而不為齊斬之服何者學校有師皆  
出于先王命教之所使而學之者亦無常師教出于上則不可歸德于師  
而無常則不能皆為三年之喪然則孔子之喪門人若喪父  
方慤曰君親之與師相湏而後成吾之身報之當何如哉亦惟其稱而已  
故其喪之也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察共子曰  
如民生于三事之  
如一蓋謂是矣

乾學按心喪之說始見于此蓋以師恩深  
重不可以制服而又不可竟以無服處之  
故雖外無衰絰之制內實存哀痛之心如

子之所以戚父者此實端為無服而恩重者設非概施于有服之人蓋以外既有服則內之哀戚所不必言故凡有服者皆無心喪之制也後世服期服而不得遂其三年者率行心喪此雖非古人制禮之本意然禮以義起亦先王之所許也

學記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註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總麻之親○疏師於

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奔喪哭師於廟門外

方慈曰師以道之尊而有別于父故於廟門外

檀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

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

馬蹄孟曰寢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成己之德乃可以哭諸寢在寢則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諸廟其死則心喪而已

陸佃曰禮哭師于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註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註無服不為喪子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禮喪師無服然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特加喪禮故疑所服也按喪

服朋友麻知師亦加麻也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

胡銓曰師友服皆加麻謂服總之經帶以麻為之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註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羣居則凡吊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

則經出則否註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張載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

特厚於孔子也

陸佃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

吳澄曰按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為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吊服加麻之常禮以表出不

釋經者之為特而非常也張子說優

湛若水曰經而出者何也隆師之禮也恩之重也羣居者何也同居也朋友有同道之恩又同居焉生親之情矣其經者何也服經之經帶也出否者何也朋友之禮也其恩輕也

徐師會曰此章當割今姑依文解之而辨其非言孔子之喪門人皆經而出所以隆師也若論常禮羣居則經出則免經今經而出如于常禮故知其隆師也然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若謂予服加麻之環經此特出于一時耳弟子羣居則今守孝之謂非來予也豈得加麻乎鄭註以羣居為朋友尤為不通蓋羣居對出而言非謂朋友也鄭氏既為此說疏家遂云弔服不得稱服以解前章無服之義不亦誤也

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孟子滕文公篇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乾學按此弟子為師心喪始見於史者也與檀弓所言合

白虎通德論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八則經出則否

漢書夏侯勝傳勝遷太子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

兩龔傳勝死門人衰經治喪者以百數揚雄傳雄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後漢書李固傳固既被殺梁冀暴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

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太后聞而不知南

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

先賢傳曰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

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錄按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屍積十日不甯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祿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荀淑傳淑建和三年卒李膺特為尚書自表師喪

卸寶日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為荀淑始制舉主服自荀爽為表逢始皆厚之道也禮惟其稱隆汚在人觀過知仁不有君子者乎

陳寔傳寔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延篤傳篤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

儒林任末傳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

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

得土而已造從之

黨錮孔昱傳昱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鄭玄傳玄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緣經赴會千餘

人

方術傳李郃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

年時人異之

乾學按此毅傳或止言奔喪然至棄官則

當時亦必制服可知故并志之

水經注郭林宗卒門人著錫衰者千數

金石錄元初四年三月郟令景君被病喪身歸于

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人

金石錄漢封丘令王元賞碑陰載門生始名有云

右奔喪右斬杖三年余嘗為聖人之制禮為可繼

也無過與不及之弊務合于中庸而已禮曰事師

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

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彼漢人為王君  
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三國志王朗傳朗除菑丘長師太尉揚賜賜亮棄官  
行服子肅甘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以百數

劉焉傳焉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位

司徒祝也

通條內

居則否

年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

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請

如別否

年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

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  
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  
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  
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知何

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通典師弟子相為報議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

通典條內

出今幸經出則喪服出上

寢○蜀譙周曰為師如本有

齊朋友兩字或為友兩字

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

皆三年曹弁每居曰弔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稱荅

曰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

嫁者皆弔服加麻為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服○晉賀

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以尊師也按

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

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

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

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為師

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范甯問曰奔喪



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彼漢人為王君  
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三國志王朗傳朗除菑丘長師太尉揚賜賜薨棄官  
行服子肅甘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以百數

劉馬傳馬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位

裴松之曰祝公

司徒祝恬也

風俗通義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太常張文明  
制杖謹案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請  
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  
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  
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  
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  
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知何

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通典師弟子相為服議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

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蜀譙周曰為師如本有

服降而無服者其為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

皆三年曹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稱荅

曰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

嫁者皆弔服加麻為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服○晉賀

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以尊師也按

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

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

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

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為師

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范甯問曰奔喪

禮師哭於廡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荅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晉書禮志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

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孝友傳許孜東陽吳寧人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隱逸傳郭瑀敦煌人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唐書王義方傳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蔣松柏塚側三年乃去

宋胡瑗卒凶訃至京學士錢公輔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自陳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此事

二程全書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張子全書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休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矣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荅其子宏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君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

橫渠是也

宋史文苑傳張耒初在穎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道學傳黃榦受業朱熹熹卒訃聞榦持心喪三年

王禕擬元儒林傳云何文定公基卒於咸淳戊辰金履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乃攷案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

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布代之而加素經于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于衰者也王文憲公拍乃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攷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及文憲沒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

教英東郭贊言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揚時之於伊川黃榦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余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頌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邪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邪

乾學按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於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攷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二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為制服邪抑有之而傳者失記邪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為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

疑洛關諸高弟爲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元史儒學傳韓擇奉元人尤邃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輟耕錄〕顧德玉字潤之攜李人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今吾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旣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經就位邦人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歟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

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爲也曰師無服而爲衰經固近于掠美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子經而出旣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于三師居其一于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于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歎服俞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

湛若水師陳獻章獻章若水心喪三年

鄒守益師事王守仁守仁沒守益行心喪

之禮

錢德洪字緒山師事王陽明嘉靖丙戌舉進士未廷試而歸戊子冬將治裝北上途中聞陽明之喪往迎至廣信且馳書於其父具陳父生師

教願為喪服父曰吾貧莫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  
薄其師許之與同門王畿議服制德洪以父母在  
麻衣布經弗敢加也畿請服斬衰以從築場廬墓  
三年而後去

呂柟受業於行人孫昂昂沒為之服衰及  
柟卒高陵人為罷市三日四方學者聞訃皆設位  
持心喪

于仲子師服議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心喪者心誠致其哀戚云爾而解者曰若喪父而無服夫君子之著情也  
以文而其心誠致其哀戚也夫鐘鼓羽籥所以飾喜也鈇鉞干戚所以飾怒  
有文而無心而無其儀者也夫鐘鼓羽籥所以飾喜也鈇鉞干戚所以飾怒  
也其服夫容不可方有是服于外有是服于外必有是聞樂不樂于中故曰戚容稱  
其服夫容不可方有是服于外有是服于外必有是聞樂不樂于中故曰戚容稱  
之也夫容不可方有是服于外有是服于外必有是聞樂不樂于中故曰戚容稱  
者偽而已矣本人情以制禮不如是之強世也予近歷內外艱始知聖人  
制禮無毫末加于人之情之外者節而之于中則有之矣夫九族之等以次  
而推則以次而降其推也情之不容已也其降也義之不可加也無意必  
也故由齊斬以至於總其志一也故父之喪謂之斬母之喪謂之齊祖妣  
伯叔兄弟之喪謂之期又由是降而大功小功總皆以父母兄弟身推之

也師之喪既不可等之父母又不可同之兄弟故謂之心喪也夫先王之  
制服也緣事生之情以定喪死之制由喪死之制可知事生之情故有以  
義服者有以恩服者人之于父子兄弟也恩既可以擬于父子兄弟朋友也  
義言也師之于弟子恩義之間也恩既可以擬于父子兄弟朋友也義言也  
君臣朋友四者之事師也事之以行服也矣故子妄議以為心喪之說心誠篤之  
之謂也弟子之事師也事之以行服也矣故子妄議以為心喪之說心誠篤之  
報師也亦以心死其師也心喪者昔者孔子沒七十子服心喪三年然後去  
夫不夫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失聲此情而植之固無毫末之強流于志固已哀矣  
不夫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失聲此情而植之固無毫末之強流于志固已哀矣  
造夫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失聲此情而植之固無毫末之強流于志固已哀矣  
人不可動于古也三年之喪久矣如尚失聲始喪而期之吉容而無服孔子  
必不然矣吾意古人之喪師必如尚失聲始喪而期之吉容而無服孔子  
心喪云爾是心喪者言其無已之心也非無服而期之吉容而無服孔子  
矣然遽等于是親之期則至親之恩禮為殺奈何余曰今日師之義誠重  
宋隋唐有辭賦師菁華焉耳宋元迄今有舉業師聲利焉耳皆不可稱  
師昌黎作師說嘆人之無師而舉夫巫醫樂師今之為師者其計利之心  
固無異於巫醫樂師之類而事師之禮曾不如巫醫樂師之類也亦異  
哉夫人之生也稱五何也蓋悖倫弟夫禮曾不如巫醫樂師之類也亦異  
為者乃共之而稱五何也蓋悖倫弟夫禮曾不如巫醫樂師之類也亦異  
師也者友之致嚴者也成子德之莫切者也睦夫婦以進賢介乎其間獨若無所  
經世皆於師乎得之則師之為德輕重大小宜如何報天性忠孝以之武穆王  
學射周同及同沒則師之為德輕重大小宜如何報天性忠孝以之武穆王  
固宜如此武穆受賢聖之訓而在三之一事可忘哉

韓如璠喪禮說云記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經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是也程子云師不可立服當以情之厚薄處之張子謂師無定不可以一槩服之此古者不制服之義歟夫弟之于師固心喪而無服矣若夫弟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禮曰朋友同麻已葬除之

顧大韶放言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之服者何也懼啓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人渾之而教之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心交易為道者將安所置之邪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

汪琬曰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視夫子二貢何如而遂相為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弟服加麻出八皆經者非歟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為其師如麻制如深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如帶經冠加絲武許文正公薨蒲人王揖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揖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乾學按儀禮喪服記言朋友麻注疏謂麻者弔服加麻既葬除之大夫士之葬為期三月則朋友有三月之服明矣夫朋友尚

有三月之服師之恩義豈不更重於朋友哉奈之何其反無服也說者謂師與友同言友則師在其中此言似矣而猶未盡也夫朋友於我為同輩故可以弔服而加麻師在三之義與君父並而可以朋友之服服之乎然則宜何服愚謂當倣庶人為國君族人為宗子之禮齊衰三月蓋服以齊衰分之尊也期以三月友之例也庶乎情與義之間兩得之矣觀唐制門生於舉主服齊衰三月人不以為非夫舉主尚服以齊衰而謂弟之於師不可用齊衰之服哉若夫淺學之師曲藝之師則固有辨何可與傳道授業者同日而語也

言禮通考  
萬斯同日樽子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吞子而無服請瘞夫子曰若吞子而無服吾讀禮至此未嘗不嘆記禮者之失言也夫子與子之與父以期乎禮原有不齊也夫子之於門人父之於子亦將報之以無服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師則以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子皆經而出夫喪莫重乎首經既加則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吞服而何而何既羣聚於廬內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于師誼如此豈肯鞫為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邪愚謂喪父無服之言必記於禮者失其真而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為據紛二論皆謂師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啓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諸子豈有不知之者而謂其待夫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為非子貢之言也

### 右弟子為師

### 儀禮喪服記朋友麻

凡事當事則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麻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弁服當事則弁經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衰又曰弁之特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弁服疑

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予服素冠委貌。疏知總之經帶者以總之五服之輕為朋友之經帶約與之等故云總之經帶也其服弁服者以其不在五服之衰者士卑無降服故引周禮弁服之等證此朋友麻實疑衰也知士弁服為疑也舊說者以士弁服既以總為喪服不復將總為弁服故向取疑衰為弁服二種解故鄭引論語破之曰朝服以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又布上素下近是天子之朝服又不言首所加故非之也二者皆自似者未小歛以前容有著朝服弁法但非正弔法之服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有似也又改其裳以素又辟諸侯者請侯及卿大夫不著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衰裳而用素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是鄭正解士之弔服庶人尊卑始死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云有經有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古時之大帶有可采麻既不加于采二可得如于凶服乎按此注服總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知有可

### 朱子曰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于弔服之上麻謂經也

教繼公曰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于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是記蓋主為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為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此大夫于朋友之為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于士若士于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為亦然其服皆加麻既葬乃已若非朋友則弔之時其服皆與朋友同所異者退則不服耳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縷皆有



言禮通考  
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于吉升殺  
與總錫同則疑于凶故因以名之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註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去冠代之以免已猶

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免為死者無主歸至家自有主則至不為袒免也

馬時孟曰古者朋友之喪若兄弟而無服其弔哭則麻經可也蓋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之

恩相為袒免  
款繼公曰朋友相為弔服加麻也此亦為其客死于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為之袒免以示其情歸于其國則復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

檀弓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馬時孟曰所知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汎愛以交之者也

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註門外寢門外

奔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后之墓

註宮殯宮也○疏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于

檀弓上會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註宿草謂陳根也為

師心卷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疏草經一年則根陳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

王肅曰謂過期不復哭

方慤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

陳澧曰生既館之死則當續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

黃叔陽曰此章當為疑蓋魯論而為之緯也夫朋友既死而無所歸曰於我殯可也若朋友方至而無所館則義當館而館之何必豫擬其死而曰於我手殯哉此雖厚道然非人情不可信也

賓客至無所館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註仁者不厄人

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註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疏言朋友若死更無

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集注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

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賚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親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勵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季彥孔僖次子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爲友劭尋卒式忽夢見元伯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便服朋

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畱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水經注郭林宗卒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暮年者如韓子助宗子後等二十四人

通典朋友相爲服議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

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曰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總又朋友麻

北史隱逸傳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

節義傳馬八龍武強人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唐書文藝傳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

四友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

崔融傳同

李白集上安州裴長史書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道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至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刀躬申洗削裹肉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文苑英華崔祐甫廣喪朋友議殿中侍御史安宅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其傳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滌而公理寓楚適有來

言禮通考 卷二十一 十六  
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又諭余曰政自從事于  
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  
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爲王近臣乃  
不遺我謏狹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我亦何有但  
美子之求益不倦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于穆鄂  
州寧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有發  
遠書者知鄭彬州吳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沒或遇  
戕于盜韋氏出涕沲沲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  
也於是歛匕箸離筵席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  
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  
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  
加官者十日爲宴二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  
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則諸魏之出于尚書爲

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  
之事將八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器則請徹樂卒  
事而同列之士沮之及其宴也大庖具酒鄭衛之  
女列于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于公堂之下晝日  
不足繼之以燭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  
我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  
規議旣成客或謂祐甫曰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  
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  
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  
規我是論也我復之有日矣韋湖南飾情強仁誠  
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  
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  
之喪朋友摠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我雖

欲不與其可得哉至于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  
職郡人戴于下豈造次之所盡哉但于邢副使之  
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若情不至焉  
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我之所論者因皇  
甫公理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未敢定二觀察之  
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自漢徐孺子於故舉  
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  
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  
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  
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  
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  
之通人又不抹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

之履霜也嘗積憤懣因而書之

韓愈集孟郊墓誌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  
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  
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  
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  
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以序而  
銘之

乾學按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  
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  
爲之主今貞曜死而朋友皆哭于韓氏正  
子貢爲主之意也韓子其猶行古之道夫  
○文但言會哭而不言制服豈竟無服乎  
然旣以相弔則必爲弔服可知矣故附志

之

唐書忠義傳吳保安魏州人睿宗時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二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之求事蒙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資胄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經營十年得緡七百都督揚安居知狀助以貲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役凡十五年後為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

家禮為朋友總麻三月

汪琬曰或問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沒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奕語笑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會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願欲為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淺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乾學按儀禮喪服記言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又言朋友麻而注疏謂弔服加麻既葬除之古人之於朋友不可謂不厚矣然猶在五服之外也至朱子家禮直列之於總麻之內不已過乎曰總麻之與弔服加麻名異而實不異也弔服加麻者原用總之經帶此其同者一也總用七升半之布而朋友之弔服疑衰亦用七升半之布此其

同者二也。總以三月為期。大夫士之弔亦以三月為期。而言既奠除之。此其同者三也。朱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何謂已重乎。且夫古之篤於友誼。如管鮑王貢輩。分雖列於朋友。情實等於骨肉。直以兄弟之服之。亦不為過。而况於總服乎。其他若睦、夸、之於崔浩。則有素服受弔之舉。韓愈之於孟郊。則有設位會哭之事。李商隱之於劉蕡。則有不敢哭寢門之句。彼其情發於中。特無由加服焉耳。寧以總麻之服。而謂其已重乎。若夫往來徵逐之徒。酒會談讌之侶。則固非吾所謂朋友也。又何服之有哉。

疑衰用七升半之布本教繼公說

朱子語類朋友麻則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穀。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神靈不在此也。又當以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之。

王柏朋友服議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計次蚤排闥往哭之既歛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我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我夫子之喪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一淺深稱其情而已僕于北山受教為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之為言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又曰士以總麻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為言也總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升即白麻深衣云弔服如麻也蓋總麻朋友同既奠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所服之注尊卑未成服以前布深衣士朋友得為弔服弔服冠吉履無絢其弔服也帶是為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為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於吉服也况非止為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為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為弔服又曰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怪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素衣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怪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怪

民矣僕曰以深衣為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育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  
攷之為至詳其書進之于朝藏于秘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  
行之豈得為過僕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經帶冠加絲武即素委貌覆  
以白中見者未嘗以為怪越穀日通齋葉仲成父未弔僕問昔日穀齋之  
瘞門人何服日初遭喪時朋友以襪襪加布帶其後共攷儀禮至葬時方  
以深衣加經帶僕于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宋史文天祥傳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

陳沂蓄德錄明吳文定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易簣托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舉殮於中堂使其子服衰以荅弔者

張獻翼幼于有友姚文學懋言借齋中養疾二篤其伯氏懋樂欲昇之歸幼于覲然曰生為吾友死即非吾友邪竟卒於館舍幼于服總送之

右朋友

宋史文天祥傳



